



# 不老的乡愁，株洲年俗拾零

06

株洲日报

## 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黄洞庭 校对 谭智方 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11 22593776

编者按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，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、理想愿望、生活娱乐和文化心理，而且还是祈福、攘灾、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。

湘东株洲，地当吴头楚尾，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年俗，亦是远游之人在他乡念兹在兹的乡愁所在。尽管广义上的过年仍在延续，而对绝大多数在城中讨生活的你我而言，此刻或已踏上离乡的征程，或已在工作岗位上辛劳，而那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年俗仍在脑海里久久盘旋不去，化为新的一年奋斗的动力，时刻提醒我们，有个名为“家”的地方一直不离不弃地等着你。

### 旧时，攸县人做过年饺子

刘正平



在诸多节日中，过年，在中国老百姓心中，恐怕是最为祥和、最为喜庆的传统节日了。

数千年来，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在一个又一个的过年实践活动中，沉淀出一个又一个传说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千姿百态的民风习俗——年俗。

这些流传下来的过年习俗，在南北方各地有相同的，如小年祭灶王爷，年三十晚上守岁等等；有相近的，如拜年习俗中的“初一崽，初二郎（女婿），初三初四拜姑娘（姑姑）”，“七下出（初七不出拜年），八不归”等等；也有完全不同的，如茶陵就有大年初一吃斋、不能荤食的习俗。这个习俗的来历，民间有多个版本。一说是为了拜祭祖先，表示诚心，故新年第一天不能吃肉；一说是父母为了节约自家鱼肉，哄孩子留着肚子，等到初二去外公外婆家吃。究竟哪一说靠谱，已无从考证。

### 舌尖上的茶陵年

欧阳跃

记得小时候，初一清晨（有时天还不亮）开了柴门后，母亲便把年前忙活小半月的年货，诸如薯皮、花生、粉皮、米酥子之类——有时也有糖果瓜子，这要看当年收成好坏——用果盘摆满一桌，一家人围坐一起吃早餐。通常父亲会发表一通演讲，当然，讲的都是过年的吉祥话，尽管语法，修辞，语逻辑无不是错误百出，但大体我们都能听懂。虽然演讲水平不咋样，可他偏偏爱唠叨，到最后，无一次不成了没有理论水平的政治课。什么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听爷爷的话，努力读书，将来出去赚大钱，碍于过年，我们也只好耐着性子听他前言不搭后语的东扯葫芦西扯叶。

在我们“上课”的间隙，母亲煮好一大锅除了盐油啥都没有的清水面条，这是我们一家初一的早餐。初一早晨吃面条，也是我们这一带的过年习俗。

初一的中餐很“丰盛”，至今我们都佩服母亲，没有鱼肉，没有荤菜，竟也能做出七八道菜。这些菜中，做得好的，首推那碗糯煮豆腐。这是一道茶陵人初一餐桌上必有的菜，也是初一餐桌上唯一的一道大菜。剩下的便是自家菜地采摘的萝卜、白菜、薯线粉、芋头、腐竹等。年成好的时候，也能吃上如香菇、茶树菇、茶树菇、木耳之类的干菌，这算是当年的“高端”菜肴了。

现在想想，小时候，我大姨二姨，还有小姨家的十几个老表，都盼着初二去外公外婆家拜年，恐怕都与这“初一吃斋”的年份脱不了干系。对于茶陵这个奇特的过年习俗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好奇，也问过省外县的战友、朋友、同学，都说无此习俗。看来，大年初一吃斋，只是在茶陵地区流行的一种过年习俗。

随着时代、通讯网络、交通的发展，各地不同的过年习俗也有同化和被同化的趋势。比如大年初一的食谱中，以前就流行着一句顺口溜：“北方饺子南方面”。20年前，茶陵人过年就很少有人吃饺子。不是茶陵人爱吃饺子，实在是因为不会做。现在，饺子成了商场超市的商品，随处随时可得。所以，过年想要吃的饺子，已不再是不可企及的稀罕物。如今，茶陵会包饺子的人也比比皆是。我不知道今天的茶陵人，是否家家年初一都会包顿饺子吃，起码我周围、我熟悉的人都会。

年俗，也如同其他万事万物一样，都是在不断进化、不断演变之中。正所谓优胜劣汰，一些陋习，也会在发展中不断被淘汰。比如，茶陵的初一吃斋，近20年来，就不再见有人延续这一习俗。恰恰相反，如今过年，人人都青睐蔬菜素食，面对满桌荤菜，还真是一素难求。

人们在日趋进步的新时代，传承着健康的过年习俗，是为了继承、丰富中华民族底蕴深厚的“年俗文化”，体现出浓浓的中国年味。

### 渌口老街热闹年

张和平

诵佛的老人家，活到了103岁。老街二总的街坊邻里，接老人家过年过节，轮流为老人家送菜送饭，做家务。我的发小邓雀桥一家为主，为老人家办百岁生日宴，操办丧事，成为渌口老街的一桩雅事。

老街上的正月初三、四，慢慢会有唱地花鼓的、耍米狮子狮子的上门拜年。他们一般只进商铺与作坊，国营、集体的单位不会允许他们进去。他们会在“挑屋里”唱唱跳跳，说许多多多的吉祥话。有爱热闹的老板也会出些节目给他们表演。文的地花鼓，就会唱几个花鼓戏的折子戏。武的耍米狮子，则要在几张八仙桌上表演一些高难度的功夫。他们都是取走一个红包就会走的，这些都是低俗些的。晚饭边开始到凌晨，就是浓妆艳抹的花灯队和服饰一致的龙灯队上街了。在半夜边街、接龙桥、哪家弄子、天福庙、沙河里、李公庙、和平戏院，那一条条沿着渌江自上而下的麻石老街上，多条龙灯在夜空舞动。

龙灯队一定要按渌江水的流向，采用逆向走上水，主家都会接到领头灯笼的消息，早早的等着，准备好鞭炮迎接。龙灯队进到主家后，就会有一龙珠带领龙队，表演“麒麟送子”“双龙戏珠”“双龙过海”“金鸡抱蛋”“五子登科”“龙腾虎跃”“天下太平”几套祈福活动与造型。我参加的竹马表演，队伍里会有一些维持秩序的叔叔，他们是拿着用长长的劈为二，或三、四的竹片，做成的响蔑片，不停地上下摇动，“啪、啪、啪”地响着。响蔑片既隔开围观的人们，还可以为歌声打节拍。我“骑”的竹马也是竹篾扎。纸糊的竹马灯，里面也用茶油捻子照明。前面是马头，人在中间，竹马背上开的口子换茶油捻子，点燃捻子的火绳，还要注意不能点燃了纸糊的竹马。先是我们四组竹马灯，笑嘻嘻走上几圈，“三划子”小生伴着我们，唱着花鼓戏里的比古调，我走着碎步，跟着他们一边唱，一边摇摇晃晃就行。人小，他们编的唱词是一点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要老看他笑就行，花灯队的人都会唱和声。

老街上的商店、单位和喜欢热闹的人家，会在门口挂上一只红灯笼，爆竹点燃了花灯后，我们就会去表演一场。花灯队还有踩高跷都是几个男子汉，也会有化妆小姐、丫环的，他们搀扶着一根长棍，一直是打头阵。比起龙灯队，我们的花灯队受欢迎得多，追随围观者最多。我们走过的路上都是哦哟嗷天的人群，热闹的锣鼓和灯海。有次，一小孩的手提的纸灯笼在人们相互的撞击下，油捻子点燃了纸糊的灯笼，烧了起来，引起一片惊呼声，之后又是一阵开心的笑声，没人为那焚身的灯笼可惜，随着我边上的大哥哥摇动着响蔑片，还告诉我，那预示着晦气都随之为灰烬，当年必然有很好的运势。

弹指一挥间，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二总老街上的细伢子，已经变成了公公姨姨。生活仍在悄然无声的度过，那些久远的回忆，童稚时的美好，就如茉莉花茶香气，清淡依旧。

渌口民谣唱道：一总工，二总谷，三至六总红绿布，七总八总瓷器铺。我的童年，少年，就是在渌口老街上的二总度过的。

渌口老街上的过年，是特别热闹的。有童谣：大人望插田，细人望过年。人近古稀了，童年的过年也还是最为令人难以忘怀的。

那时节，一到过年，家里木制的有两只耳朵端手的端桶子里，就会有满满一端桶的萝卜、肉和大肉骨头，还有一只整鸡，那里面是没有盐味的。年前两天，煤火灶上就先熬肉骨头，第二天再将与一大块猪肉并萝卜一起炖。那几天的二总老街上，家家户户都会飘出萝卜炖肉的香味。

年夜饭，来客了，各家肯定会有有的菜是萝卜炖肉。外婆吃素，她自己来煎“和尚肉”豆腐，加点大蒜、红辣椒。煮点葱金针汤，再就是清油炒白菜。几个菜都摆在桌上，我们可以吃她的菜，她绝对不会对荤菜动筷子。

过年那天，妈妈会从端桶子里切上一块肉，切成片后下锅，绿绿的大蒜、红红的辣椒，做一道主菜。白白的萝卜坨坨加上大蒜和酱油什么的，乡里叫萝卜回锅，也是一道好菜。那时候，家里的腊肉是很少的，鱼也只买一条，年夜饭的时候，鱼碗里放清油、豆豉、辣椒，上锅只是稍微蒸一下，是不能吃的，妈妈总是告诉我们，初二，乡下的姨妈、姨爹他们会来拜年，那时候再一起吃。

老街上拜年的规矩是“初一崽，初二郎，初三初四拜姑娘”。大年初一，我爱热闹，会去几家邻居拜拜年。我喜欢到家里小孩子少的人家，那样，他们吃的零食就会多些，出门时，还会有几粒硬糖珠子被塞到我小小的罩衣口袋里。

正月里，我去神霞楼的姨妈家拜年。姨妈对一桌子的菜，都笑着说，年夜饭，鱼不能动筷子，是求“年年有余”。还有“吓客”的整鱼和整鸡，要等家里的客来全了，才能吃。

我每年都会去拜年的我家正对门的六公地和六姨地家。二位老人，没有小孩，妈妈一直叫他们是“六满满”和“六姨地”，我就叫他们为“六公地”“六姨地”。十六岁那年，我下乡当知青，回到渌口时，都到初九了。我到六姨地家拜年时，眼睛不好，但是听力极好的六姨地，知道是我来了，急急忙忙地摸家开家里的木制的棚盖，拿出一个纸包，里面是两个圆圆的鸡蛋糕，两地白白的白雪菜，还有一些叫“猫屎筒”的食品，这是老人家专门给我留的。那次，我坐在她家里，老人家一边听着我甜甜地吃零食的声音，一边摸着我说，好像是冒饭，还要结实一点。拜年拜到初七八，翻了坛子，扑了榻，我晓得你肯定会来的，就特地留你喜欢的东西。还说，在生产队出工累，每餐要多吃几碗饭，就是有得菜也要放肆吃几碗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才会有劲做事的。老人家说着说着，我脸上已经满是泪花。初一和十五吃斋念经



### 送穷鬼

彭红平

炎陵人过年有这样一个习俗，正月初一初二不扫地，即使客人拜年弄得太脏，也只把垃圾往屋里扫，放在一角的瓮里，不往外倒。只有等到初三才家家户户提着垃圾送到较远的地方倒掉，炎陵人俗称这次倒垃圾为“送穷鬼”。

送穷鬼这种年俗，不单单只在炎陵，全国各地皆有类似的习俗。据钱钟书先生《管锥编》考证，唐代民间便开始盛行送“穷鬼”，然而只是“鬼”而不称“神”，明清之后，“穷鬼”才被尊为“穷神”。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《送穷文》，其中说（主人）三揖穷鬼而告之曰：“闻子行有日矣，我有资送之，子等有意行乎？”唐诗人姚合也写过诗《晦日送穷三首》，其中第一首云：“年年到此日，洒酒拜街中。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送穷。”从最后两句可以窥见，至少在唐朝，送穷风俗依然普遍。

送穷的日期，说法不一，如有正月二十九日为送穷日，《当时广记·月晦》引《图经》：“池阳风俗，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，扫除屋室尘秽，投之水中，谓之‘送穷’。”有以正月初六为送穷日的，《岁时广记·人日》引宋吕原明《岁时杂记》：“人日前一，扫聚粪，人未行时，以煎饼七枚覆其上，弃之通衢以送穷”。今天北京仍保留有正月初六送穷鬼的风俗。

炎陵多以正月初三为送穷鬼日。清顾禄《清嘉录·小年朝》：“《远平志》：正月三日，人多扫积尘于箕，并加帚，委诸路以送穷”。炎陵人，农历初一、二都是把家里各角落扫一扫，并将垃圾集中到垃圾桶里，不将垃圾送出去，到了初三早上再将装有垃圾的桶，连同废弃的旧扫把送到离家较远的倒垃圾的地方。此时要事先准备三炷香、少许钱纸、黄表纸和蜡烛，逐一点燃，敬祝祈福，如客家人有念：“穷鬼子随河下（也有说把‘随河下’说成‘去你家’的，但这一说法容易得罪左邻右舍），富鬼子来我家”之说，然后离开回家。勿回头！如果有祭品不能带回，如果回家路上遇到人打招呼也不能搭理，一直将“富鬼子来我家”念进家门，这样才能即送走了穷鬼又接来了富鬼。

无独有偶，广州人认为年初三是“赤口”日，是不能出去拜年的。一般都在家打扫房屋，将垃圾灰尘送出家门。更有甚者会把废旧的家具以及大件的器物烧掉，再把灰烬倒入珠江河。这些，被旧日广州人视为“送走穷鬼”。如今穷鬼日渐渐淡去，但年初三打扫卫生的习俗还是被继续保留下来。

正月初三送穷鬼的习俗，在炎陵至今一直还在城乡传承，是炎陵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。尽管在炎陵本地人与客家人送穷方法不尽相同，但寓意基本相同，都是在于送穷鬼，迎来富贵，反映了炎陵人民希望辞旧迎新，送走旧日贫穷困苦，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的心愿。